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六

山 九則

漏陂

泗源

汶源

濟源

泉源 三則

河 十七則

江 三則

江上灘險 四

瀆

祭海香雲

風報 二則

海舟 四則

海塘

海沙

海井



海錢

浮提異人

瓊海

四則

杭潮

二則

珠池

渡海

普陀

十七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

華山如立嵩山如臥華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
嵩則眠龍而癯者也蓋天地磅礴之氣至中州開
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蜒奇麗橫亘其中數十里余
老矣尚須裹糧一盡其勝

恒山爲北岳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皆于山所致祭石晉割賂契丹宋承其後以白溝爲界遂祭于真定府陽曲縣文之曰地有恒山飛來石入國朝未及釐正北平遷都則真定反在其南弘治中馬鈞陽疏請改祀渾源禮部尚書倪岳覆寢止建廟于恒山之下萬曆十六年巡撫胡來貢又申鈞陽之說禮部尚書羅萬化覆如故夫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鈞陽之言確然可據何以不行豈以事非已出且有所不足致然耶事益久玄武之神終不得復正其典矣

金山四圍惟東面有石石外有硬砂三百皆懸空泊舟無礙卽郭璞墓甚近然中間隔水最深相傳其底如蓮花單擎然安得候江枯而親閱之嘉靖某年大風江水翻于東有見之果如所記

鴈宕山前世人所不見卽謝靈運好遊亦未嘗至宋真宗時建玉清昭應宮因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頗亦相稱蓋皆藏于海邊一時人跡難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

世外遐踪不能搜出也

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宛肖牛也或曰疏勒國有牛頭山佳麗相同故名華嚴經云南牛首北五臺俱文殊顯化所

建昌府西芙蓉山并魚輪山爲雲雨之府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峯頂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唐詩云風吹山帶遙知雨又曰霧似山巾蓋指此解者以爲嵐非也晴有嵐雨有霧

風門山在麗水縣西三十里上有二穴深邃風從中出每夜靜月明白氣自山麓上徹霄漢

廣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聳千仞勢若遊龍周回四十里四面皆內向若蓮花擎空上有平陸唐末詩人曹松移植顧渚茶于此人遂以茶爲生諸名公都以自號自矜云

漏陂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輦載而歸

泗源

卽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畝接沂州方陷時水俱涸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之下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爲四故名常有澤中器物流出其狀爲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瀆瀑沸騰匯爲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

如織過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輪困離奇凡三里抵卞橋古有卞縣姑蔑之水經于其間上下數十里泉石最奇達于曲阜逕孔林北西流至濟南府東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自曲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于沂者曰洙實一水會諸泉入漕者也

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縣東南六十里合于泗一出艾山合于汶

汶源

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
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
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水河諸泉並會于泰安州
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鎮合萊蕪之汶曰大
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爲入
濟之汶達于寧陽東平逼于戴村壩南流至汶上
縣城東北二十五里受濼當諸泉爲魯溝又西南
流城北二里受蒲泊爲草橋河又十里爲白馬河
又二十里爲鴛河又十五里爲黑馬溝至南旺分
注南北漕河其曰泲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
會蛇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

濟源

濟水在兖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卽泗水下流由
曲阜分流入境達于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
濟水淤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
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兩溪謂泰山諸
泉皆濟水所沸滙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
反爲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爲汶之下流矣

漢書地理志 卷二十一 五
攷濟水禹貢導沔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又
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卽汶水
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
上承鉅野又北經闕鄉與濟合則前說爲是
沔一曰汶卽古兗字也

泉源

山東自兗達于濟南地勢最高諸山嶇婉宛如人
身之脊骨泰山峙于東宛如昂首諸泉淙發或自
山趾或自平池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

闕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
不止也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
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

大江南北水畛也自岷山迄于海雖有數千里然
不過地軸將盡之一帶自山陝潼關以下磅礴于
嵩岳迤邐入山東極于東岳此南北之地畛而泉
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時無論已周衰其瑞氣盡鍾
于孔子爲萬世斯文宗主越千五百年泉盡引出
爲通惠河瑞乃鍾之國脉矣惟黃河爲梗 國朝

景順間決張秋嘉靖初決南陽末年決沛縣今乃
決邳州自西北漸徙而東南在西北土稍堅患衝
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決計
走泇河其言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卽
避一里之賊其苦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
王浚川之言曰正苦無神耳有則上爲國下爲民
可以理禱取應夫神受封爵得效其靈亦如人臣
自致立功名卽鬼恠仗以驅除而反懵懵不可問
者耶

山東不但有泉其湖陂甚多動經百十里所在相
望想井田旣廢水無所歸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
澤原因地勢結成然不聞東土之爲澤國也獨鉅
野之名見于禹貢在宋爲梁山泊王安石欲開水
利未爲無見水可入海何必另開一泊耶

河

通惠河開時時修濬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黃河
遷徙不常頗費人力然審察豫防亦自有法先朝
如劉東山徐元玉劉松石治之亦未見有極潰溢

不可收拾之苦朱鎮山潘印川號稱艱難然亦執
政若當事者故爲張大侈功而議者乃舉與俺答
吉囊並幾許可笑又欲議海運濟之此事非開天
之主不能行若平世人命爲重安能作出格事亂
世則咽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閭之通爲救命之良
法其可得乎元達子草芥中國人惟恐不盡委之
朱清張瑄悍然不顧二人毒蛟鱷也助元爲虐七
八十年間宋之遺民葬海魚腹中不知幾千萬故
太祖一行深以漂溺爲痛旋卽報罷王敬所銳然從
已去二十之一矣今 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
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見久不譚及亦事勢使然余
以爲正不必譚也

裏河不但通漕凡各色進貢朝臣眷屬所在水利
與公私一切應用貨物皆賴以濟海運有此否且
畢力于河猶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虜
例邊墻且不能守而欲守豐州會州開平可乎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于南工部尚書宋禮

宣勞于北宋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
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過汶水至南旺分
析兩河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閘十七
三南注豐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閘二十一禮歿李
燧萬恭追訟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子入監
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
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
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

所載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
無疑故曰朝發崑崙暮暴鬢于碣石爲此也九河
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爲九派以殺黃河之勢
今河身旣徙而南則九河已爲平地又何形迹之
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將二千
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爲田廬爲城
市已不可辨況九河乎河之故道自鞏縣歷懷衛
彰順各真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畧見其迹然
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

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當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窟植以栢木椿鍊鐵爲索橫繫椿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鈎挽索而上頗易爲力

嘉靖中高郵湖隄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湖勢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菱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于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索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隄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廛石魄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卽潰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爲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

爲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漳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長子
縣曰濁漳一出樂平縣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
縣分流至館陶入衛河與漕渠合萬曆初年漳河
北徙出魏縣入曲周釜陽河
瓠子河在濮州東南七十里乃漢武自臨塞決口
作歌處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伯二十七
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永樂元年三月潘陽衛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
河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置倉厥受南
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是之
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俟民力稍甦行之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主事楊
讚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濬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
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泰陵復上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爲艱經言以舟
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

知可行否

由天津至定興可以舟行定興至易州陸路四十里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于治河如閘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于涸時一以棗林閘爲准高者窪之低者量畱底板閘如一遂爲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與庠生同應試至長灣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

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相傳示復投于河其年領鄉薦

凡河水有時洶涌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年七月十一日將夕河水忽涌起二尺餘少選復平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

長江衝出大海長千里闊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相詩所云過淡漾者此也不知黃河如何梯雲關之混混黃色衝出亦可想見第有漲落大小之不

同耳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鹹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里

江上灘險

江自嘉州至荆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

載其畧洞疾流也江中有達洞構木洞水流沙上曰瀨江中有和

尚灘水出尾下曰瀟今地名七瀟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陀三旋

石積水淺曰磧今有磧下磧水疾崖傾曰礧今有礧于礧燕于礧

灘磧相湊曰林音子今有石水如轉轂曰漕今有野猪

漕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盡書也

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

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

鄱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

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

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伯艘一捲無跡矣

議者欲于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致書南操江丁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任意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

迤北有海無江蓋水之通海者謂之江而北則無海可注其曰海者猶江南之湖之漾京師城內有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約水滙者皆是故河源亦曰星宿海其濫觴初會處也大而長始曰河最大者始曰灤 文皇賜名玄冥池是也臚胸河亦賜名曰玄冥河蓋兩水非一水也

瀆

江淮河濟爲四瀆瀆獨入于海也今淮濟皆并于河則止二瀆矣繆仲醇言山骨卽海可穿惟江則兩骨中心湊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海香雲

吳元年大將軍平定山東次年 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正月巳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竝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

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響應竣事父
老皆忻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
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有何幸身
親見之原德還奏 上悅

風報

吳中五六月間梅雨既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
謂之船舫風云是船商請于海神得之凡船遇此
風日行數千里雖猛而不爲害四明錢塘南商至
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大風甚於

船舫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聞者笑之按北
齊李騶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
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帝
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則此語雖
出鄙俚其傳之有自來矣宋徽宗在五國城有孟
婆吹轉之詞蓋取諸此

温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苟日間其雲或黑
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
方未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

邦謂之海動旣而暴風起其色如煙其聲如潮振
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
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
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
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
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
風癡已可懼然比歲常有而風報或無果有則勢
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
萬其高廣閎偉甲於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

起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
柱離於礎尺餘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
擬哉至於官宇民廬往往摧圯修復久之尚未如
故郡人云數十年來未見此風之比也每五六月
以往邦人率以爲虞凡風雨作則無雷惟得雷而
後測霽止之期迨秋冬交衆皆相慶謂可無虞矣
其風之來狂暴而喧虺不止故謂之癡二廣則謂
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韓退之問瀧吏詩云颶風
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者此也

海舟

洪武五年昌國縣督造海舟其最鉅者方求材爲
檣不可得俄有大魚一鐵梨木二各長三丈五尺
漂至沙上砍魚取油七百觔木置檣恰如數事聞
上曰此天所以蘇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順
風出沒波濤遠望如龍後 太祖崩一夕風雨失
去而舟中人拋出無所傷如有提拉者

宋嘉祐中海上一舟遭大風桅折信流泊岸舟中
三十餘人著短阜衫繫紅鞢角帶類唐人見人拜

且慟哭語言書字皆不可曉步則相綴如鴈行後
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島首領陪戎
副尉也又有上高麗表亦稱新羅島皆用漢字蓋
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宰崑山
召至縣犒以酒食且爲脩船造桅教以起什之法
其人各捧首致謝而去船中凡諸穀皆具惟麻子
大如蓮葍土人種之亦大次年漸小數年後如中
國者

邊海有夷舶飄至者多掩殺報功或反爲所掩者

卽匿不以聞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無一物且無器械得全因檢宋仁宗時胡則在廣南有大船因風遠至食匱不能去告窮于則出錢三百萬貸之諫者皆不聽後夷人卒至輸上十倍在宋政寬今則犯通海禁下獄矣

萬曆辛亥六月海風大發溫州獲異船三初獲爲裴暴等七十三名自供爲阿南國升華府河東縣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沙葛黃處薦禮祭祀靈神而被風者再獲爲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爲升華

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賣飄至海中爲盜所劫而被風者三獲爲弘連等三十七名并瑞安縣獲解稱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稱爲升華府濰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各物回本營而被風者阿南卽安南國其君黎姓後莫姓繼之今復歸于黎有五道四宣二京都城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蹲踞爲恭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所奉上官令爲欽差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重事太

海塘小記 卷二十六 十一
尉長國公又鎮南營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義營
太尉端國公君所被者黃衣黃冠也臣所服者純
衣純冠也問讀何書曰孔孟五經四書念何佛曰
南無阿彌陀 唱何曲曰張子房畱侯傳史譯審
無他各發原土安插沿途水則從舟旱則從陸馳
檄經過地方官司差兵押遞每人每日各給米鯨
冬月嚴寒行令溫州府查取貯庫贓衣各給綿衣
禦冷遇病撥醫調治以保生全皆叩頭而去

海塘

范希文爲興化令修捍海塘數百里宋末詹士龍
復修之初發地得希文石記云遇詹而修此事古
往往有之然係希文所畱不獨名臣且擅康節之
數學矣賢者固不可測如此

海沙

萬曆甲午余至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
丈爲塘東直海鹽燠燉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叩
塘址以長篙測之不得其底衆洵懼將徙城避之
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旣息城無恙

令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

海井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

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

之 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腦骨也

海錢

乾道丙戌夏樂清縣海門有蛟出水長丈餘旣而塔頭隄門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錢甚多有一父老識之曰海將錢鬻人也風必作亟係船于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縣盡漂其家獨免

浮提異人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僊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余同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

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語然不諱爲浮提人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爲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瓊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

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大作三舟皆溺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卽位吾師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卽請于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

共建生祠祀先生題曰崇報先生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先生祔焉吁爲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先生可以永矣先生諱弘誨質直忠厚工詩及書澹于名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已丑與許文穆公主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廿二人余居第十二先生卽以是年南行至萬曆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余又與焉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國若先生者卽不入相其

又何憾

瓊在大海中廣數千里海角下見大星數十皆非
星經所有

海潮應月潮廣福等潮俱有信瓊州半月東流半
月西流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宮
發引至江上候潮將渡過日晡不至已豫爲之兆
矣

杭潮三日不至人謂天之祐胡元以亡宋固是一
說然虜人間諜甚精山川險夷國之虛實盡知之
矣伯顏大將蓋代英雄屯于臯亭山豈有錢江如
山之濤全然不覺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將降卒
克初其幕自詭效忠卽宿兵豈有不諫止之理以
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誠有之元兵必不駐此傳
者文以爲奇史臣仍襲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蛋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蛋丁皆居海艇

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絙別以小繩繫諸
蛋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
人緣大絙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
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
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所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
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旁
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旻吳縣人少孤父友長橋萬戶府鎮

撫陳某養爲子至正間方國珍起兵海上江淞行
省叅政朶耳質班督師與戰時陳已進官都鎮撫
統軍以道玄從初并師期集建寧之補門關國珍
以書詐降陳受之意稍解道玄曰賊志未可知也
不如嚴備之陳不聽國珍以艨艟數百艘颿以赤
布蔽日而下勢漸迫官軍猶晏然國珍乘風縱火
矢石交注陳戰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從
舵樓躍赴海祝曰吾父有靈幸使我不爲賊所得
也已而恒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隨波上下忽

覺身在石上登沙瀨數百步得小徑行里許乃知
温之壘水山也迨歸張士誠已據吳或薦其名于
僞司徒李伯昇道玄聞之挈妻孥去隱具區賣卜
終身子問禮部侍郎

普陀

南海普陀山梵云補怛落伽或曰怛落伽或曰補
涅落伽音雖有殊而譯以漢文則均爲小白華樹
山實則一海島也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

彌勒地藏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
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
補陀山詰旦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
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煮茗但椀面浮花而已
晡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緣而
上忽見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雪將
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
師又云公是一箇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

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
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
越一夕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熟與
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談
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
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而行
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
此道人皆大士見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宇者談多奇中謂余阨

在後丙丁二年且曰過丁巳秋或可免蓋剛六十
之期也時去之尚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長孫痘
殤丁巳三日季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
形神半渙且有惡夢自忖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
發愿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
且畱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駐者三日四
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盪行不五里停
山灣遙見前舟已沉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
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通夜寢不能寐甚苦甚疑

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遇
拂意決不惱怒爲主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
異香透徹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曆者覺而
釋然偷活至于今剛又三年矣追憶過海景象模
糊不能辨姑以意書其伯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
也

由定海掉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爲
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圍水蓄宛然一箇好西
湖也將盡望見舟山曰橫水洋潮落時舟山當其
衝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左爲北洋右則象山邊
海諸處入舟山口山東西亘七八十里南夾近海
諸山山斷續望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汜光月河可
愛盡舟山爲沈家門轉而北卽蓮花洋洋長可三
四十里過卽普陀矣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卽見殿宇本山
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卽
以二小山爲右臂一小山圓淨爲案左一長岡不
甚昂築石臺上結石塔爲左蔽殿三重宏麗甚乃

內相奉 旨敕建殿之辛隅爲盤陀石山勢頗高
聳巽方爲潮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菩薩巖最
高曳而稍東一石山其下卽海潮寺也去前寺不
過三里萬曆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濱于
海一隄如虹海水上下卽無潮猶洶湧駭人東望
水面橫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曰鐵袈裟又東望
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目閭尾紅光盪洋與天
無際惟登佛頭巖能盡其概若在半腰牽引諸山
宛如深壑空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其異且

險也

大約山劈爲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餘前結正龍
卽普陀寺轉後爲托卽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爲
菴者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
度不過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軍有居民金堂最近聞其中良田可
萬頃悉禁不許佃作何居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
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爲生
大家則宦與遊學遊手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

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爲擾民而止

余住定海三日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爲早莫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錢塘潮廣陵濤著稱則其海口最大與口外卽大洋故然此臆度之言不足據惟識者叅之

近時諸公議曆法有形章奏至相軋者或以問余余曰我騃人安知曆但看月一回圓則一月矣亦

如夷人不知歲但草一回青則一歲矣其人不能應今見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遲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曆法一定不易之準乎節令亦如之卽差不過一日無甚關繫天本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間以語朱大復深以爲然

上招寶山見一秀士鬚面甚偉異之秀士亦睨余余不顧數遣從者蹤跡若有意者遂進與揖方知

爲劉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國
樟爲南昌諸生是時方欲爲草塘立傳喜而問之
因得其詳且曰君固將種又材器如此一纘先緒
取玉帶如芥何事從鉛槧自苦答以爲父雖上將
數爲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絲蠻寇曾省吾撫臺
雖驕橫猶能假借代曾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設席
邀宴某至大怒謂此皆糜軍餉歎我保富貴取賞
賚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瘍發于腦而卒故切戒某
棄武就文而竟未有當也余聞其言深憫之蓋勢
之偏重久矣我輩于節制中要須權衡毋徒恣文
墨輕天下豪傑也

時倭警狎至從者三人甚恐勸無行余不聽出海
僅十餘里諜報衝風棹八槳而過者可接皆曰警
警急急余皆不顧旣抵山則先一日果一倭舟泊
于山之東厓舟純黑色上若城堵不見人高可五
丈長三倍焉連數日東風漂至我兵船圍守發銃
彈如揚沙著石壁紛紛下墜一小舟直前逼之倭
發鉛彈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風轉而西倭揚帆

去我舟尾之余作禮之又次日舟師皆歸有登山者問之曰盡境而還計倭舟入闔及廣風稍南出大洋矣

山有兩寺住持後曰大智前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爲四方僧俗所歸真表雖領叢林性驕鷲悍破戒萬曆十年間其徒訟之郡太守行郡丞龍得孚勘問龍爲人好道醇直廉儉時復奉監司他委勘金塘山及補陀衆鞠真表夜夢羣僧竝來告真表過惡且屬丞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到山處分悉

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飭衆僧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吳叅將稍從芴止之乃火一部衆僧悉跨焉處分畢至後殿拜禮甫拜下卽覺兩髀病輒不可動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曾間結一片大於盂堅於石楚不可言漸至昏憤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居官清淨內傳佛

旨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三石牛
嗇官三石牛嗇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
之號如是死矣且入惡趣力懺悔某不知燬經之
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
道自贖沉沉無有應者卽有人送三石牛嗇官劄
子到固辭不受大智亦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
身代又久之始得垂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
鐵圍城城中死人纍纍竝裸臥丞亦在臥中獨不
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
人掖出之而甦丞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
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汝何故燬經犯此大戒丞
曰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捐捧齋萬僧衆僧稍稍
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髮髻手執
幢蓋遶牀而過砉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
呼丞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長卿目擊
爲之記

普陀是明州龍脉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
而望洋者却步卽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

見形何以鼓動人心成此名刹奔禿盡天下凡西僧以朝南海爲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爲奇梁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卽爲梁橫亘可十丈春濶亦二三尺際北絕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其一行數步微震懾凝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劉河口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盤壩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雜貨恰勾歲用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火莫盛于四月初旬余至則闐然矣却氣象清曠幾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難下旋又無輿可泊惟小漁舟盪漿至此卽以舟拖閣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在其西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卽驚動波

浪沸湧壞舟再西爲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
無罌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東面有衢東罌
可容舟數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
壞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
東西行兩山東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
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爲韭山形勢巍
峩島溇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舡東來者必
望此爲淮直上爲普陀矣

海水本遼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
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
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操
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罌兵船在海每日遇晚
俱要酌量收船安罌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
預計今晚收船何罌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
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罌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
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
曰舟山前港曰潯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

海幢小記 卷二十六
三十四
曰梅港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畧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畧曰玉環山梁畧等畧曰楚門港曰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畧曰女兒畧中等安畧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畧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畧其餘下等安畧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

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團土無畧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由此觀之沿海萬里之遙處處有畧處處要斟酌此惟老漁船知之而漁有世業有閩傳又善占風望雲氣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說傳者歷歷若親見且謂聚至數萬人販米于蘇松等處庚申湖廣至禁米不許下江曰恐茶山王糴去也米一時踊貴斗至一百五六十錢時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

在惟擾平糴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餘家亦
自來之異變也攷海中誠有此山自嘉定寶山出
南匯嘴一百六十里可至無壘無港原非駐足之
地其它處遠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
幾比琉球一國大海中固邈無邊際要之自開闢
以來人力所至船隻所通凡島嶼礁坎之類靡不
登之載藉而獨遺此大山窟奸人爲東南隱憂似
不可解且海寇飄忽乘風萬里所以難制若山居
土着必爲衆所窺卽如米尚須糴它一切所需非

天降非地出何處得來若曰俱販之中國何不散
居內地伏草澤間爲所欲爲而以海自限日與風
濤爲伍決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請于
當道七彼說諭招兵各使臣欲收之爲用曰折簡
可遠近若狂數年不絕發一笑可也

海内山經 卷二十六 異



